



難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同學

「今日遭逢魔教進攻此難，作為仙蓮派掌門應當仁不讓，死而後已！只可惜犬子不肖，武藝不精，只懂吃喝玩樂，難當下任掌門。日後仙蓮派若能東山再起，自當從後輩弟子擇一優者擔任掌門，以重振本派。各位師兄弟，咱們誓死抵抗！」

阿翰自從高中輟學後，整日便無所事事，騎著偷來的機車到鎮上紅茶店、撞球間、電動間等地鬼混，往往直到天亮才回到家。他的父母親自然不可能這樣放任他，好話歹話都說遍，但他仍然故我。

某天中午，父親搖醒睡夢中的阿翰，阿翰罵了幾句髒話後便轉身繼續睡。父親嘆了口氣說道：「我跟明叔明天要去金瓜石挖礦，三個月後回來，家裡農事交給你和你媽，有什麼不懂就問她。」

阿翰自然不可能下田工作，下午醒來後，從櫃子拿錢，騎上機車便去逍遙了。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三日，只到某天正午，阿翰被人搖醒。原本以為又是父母親的嘮叨，睜開眼後卻是一群兇神惡煞。這段時間房租、肥料錢都到期了，之前阿嬤生病借的錢也還沒還

完，而母親又去田裡工作不在，這群討債的自然找上家裡唯一的大人阿翰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，伴隨年幼弟妹們哭鬧聲，終於將他們打發走了。然而經過此事，阿翰才意識到為何父親要北上工作。

一峰拖著受傷的軀體躲藏了數日，「該死的魔教！父親、母親、弟妹們啊！要是我，要是我能……」一峰想到這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。而重傷的身體也終於奈不住這幾天的奔走，最終一峰倒在山林之間。

阿翰恁恁地望著田地，他不曉得為什麼這一小片田地每日都有他數不清的事情要做。雖說種田是仰賴力氣，但阿翰總覺得這當中還有許多眉角，例如地瓜怎麼種都比別人小，香蕉樹不結果，好不容易木瓜長出來卻被鳥偷吃。這段時間只靠蔥蒜跟一些蔬菜過活，還錢的日子快到了，而收成恐怕不能指望了。

「該怎麼辦阿？」阿翰無奈地蹲坐一旁。

「原以為歸隱之後便不用再過問江湖，但沒想到魔教為報數十年前之仇，竟偷襲仙蓮派。仙蓮派遣逢大難，作為前代掌門我竟然沒有幫忙，著實無臉見歷代師祖們。唯一幸事是救下本派八代弟子一峰，我見他雖然天資駑鈍，劍法不精。但秉性純良，而且有再創仙蓮派之志，便決意傳他本派獨門劍法，願他能不辜負地下眾位仙

蓮派弟子。」

父親終於回來了，還帶著一筆不小數目的錢，今年的田租跟肥料錢也可以還清了。

「歹勢，原本上個月可以寄錢回來，但工頭硬凹我們，前幾天才發錢下來，想說過幾天就回來了，便一道拿下來。」

看著自己做田一年都不一定能賺到的錢，阿翰心裡五味雜陳，他清楚這些錢都是父親拚命而來的。這段時間的種田也讓他清楚錢難賺，現在一回想以前自己敗家的樣子，阿翰不敢正眼直視父親。那晚父親把他叫到身邊，原本以為要斥責他沒把田事顧好，但父親卻說：「之後你去木伯家當學徒好了，你不是很喜歡機車？去學當黑手也不錯，臺北很多機車，之後去臺北也可以謀生。」

「阿爸，對不起，家裡收成那麼差……」

「不會啦，我知道你根本不是種田的料，那片田種了幾十年也沒種出什麼金銀財寶，之後如果阿爸寄的錢夠多，你就退租吧。」

接著父親又講了要存錢給二弟補習考大學，還有一些在礦地的事，阿翰愈聽，心裡愈發五味雜陳。

「一峰，這五年來你日夜苦練，傳你三套的劍法武功，前兩套都已經大成，如今你也是江湖一等一的高手。然而要打敗魔教教主，一定要靠第三套『純陽真劍』，但你只得其招式，但當中的心法劍勢，還得需在江湖磨練一番後才能體會。師父見你報仇心切，也不阻攔你去闖蕩歷練，但是切記，『純陽真劍』大成之前，絕不能去挑戰魔教教主！」

師父將自己的寶劍-紫凰交給一峰，再叮囑幾件事後，一峰便瀟灑下山，為父報仇。

在那場意外中，父親幸運地只有腿被壓傷，但明叔則喪生在坍塌處。這件事很快便上了新聞，除了災難之外，礦主連夜捲款逃跑也是記者報導的重點，最後父親只靠勞保拿回一點的撫恤金。那年也是阿翰準備要自己開店的一年，原本還想跟別人借錢開店，現在只好先打住計畫。雖然前幾年每隔幾個月都會看到父親，但阿翰總覺得父親用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衰老，這次見到父親，除了慘白的皮膚和內凹的眼窩外，父親的身體並沒有因為挖礦而變得粗壯，反而還瘦弱了更多，像是被蠶食一般。

魔教右使李儉使著鐵杖朝一峰撲面而來，勁勢之大，逼著一峰只得後退。而左使向無塵的一對判官筆在一峰身後偷襲，一峰連忙將長劍橫擋，守著周身大穴。左右二使默契無間，一攻一守；一長一短；一者大開大合；一者短打寸擊。若是單挑，二者皆非一峰對手，但現下二者聯手，無疑是一峰出山來所遭遇最強對手。當下一峰一面使著「陽關三疊」連擊判官筆；另一面使著「長虹貫日」直攻右使弱點。剛開始一峰還能稍佔上風，但李儉的鐵杖每下都是雷霆之勢，逼著一峰需用千鈞之力抵擋；而向無塵步法鬼魅，一對判官筆總能從詭異角度點來，一峰只能以同樣靈活身法應付。這樣時間一長，內力徒消，一峰逐漸弱於下風。突然，左使衣袖裡三鏢激射，一峰只能擋下兩鏢，另一鏢在他手上劃下一道血口子。一峰吃痛，身形略慢，便被鐵杖擊中，當下便吐出幾錢鮮血。一峰跪在地上，止不住地喘著粗氣，而二使沒有放過這個機會，各自以絕招攻來。一峰沒有猶豫，心隨意動，劍走偏鋒，奮力使自己最後一擊。

或許是出於對阿翰虧欠，又或是父親不甘心人生就此打住，待到腿稍微恢復之後，父親便拄著拐杖，去附近的溪河水溝裡「電魚」。這電魚用的是兩根長木棍，中間架著鐵網，在水中通電後便可

以把電網周圍的魚電死。這是村裡很早以前便留下來的捕魚法，但因為魚的死狀淒慘，加上都要夜晚凌晨捕魚，時常有意外發生。於是村裡便流傳著那些漁人被水鬼抓走的傳說，久之村裡的人多半是無以為生之時才會用這種方式討生活。

阿翰趕回家裡時，父親遺體已經安放在家裡客廳的棺材裡，從媽媽和妹妹哭聲裡，阿翰得知這附近的魚已經被父親捕得差不多，於是他便在昨晚到附近村的河裡電魚。被發現時已經漂到河的下流，看起來應該是失足溺水而死。周圍鄰居議論聲此起彼落，阿翰清楚他們在討論什麼。

半年多前，一個道士經過阿翰家門口，指著在整理漁獲的父親喊道：「先生你印堂發黑，需要祭改！」父親當他是術士騙子，便不予理會。從那天起，父親身體變得愈來愈差，時常咳嗽，喘著粗氣。村裡便流傳父親被好幾個水鬼纏上，其中還會掐住父親脖子，他才整日咳嗽不止。

「哈哈，小子算你有本事，能打贏本教二使，但對上魔君我可沒那麼幸運！」魔教教主一掌擊向一峰面門，剛才勉強擊敗二使的一峰，滿身的傷勢哪可能閃過這擊，只得閉眼受死。

「對不住了，父親、師父，不肖子沒能報仇雪恨，沒能重建仙蓮派！」

這時兩道人影從側面閃出，一拳一棍攻向教主檀中穴和大池穴，教主反手擋住兩擊，接著雙掌紛飛，一下子便來回數十招。

「師哥，你快跑！掌門的仇需要你來報啊！」

「一峰，我們會拖住時間，記得報仇十年不晚！」

「六師弟！泉哥！」一峰喊道，這段時間在江湖走跳時的點滴回映在一峰腦海，叫他不能獨自離去。但教主功夫以臻至爐火純青，不消片刻已讓二人滿身負傷。但六師弟和泉哥絲毫沒有停下，棍與拳反而愈使愈快，甚至搏命也要傷到教主。

「快逃啊，一峰！」

多年以後，阿翰才知道父親才不是被什麼水鬼纏上，那時候坍塌時還伴隨失火，被壓住腿的父親一時無法脫身，吸了好幾口的濃煙廢氣。當時肺部受損，日後纖維化，肺功能無法恢復正常，才會整日咳嗽喘氣。但阿翰已經不在意村裡人的閒言閒語，因為他們一家不會再回去那個悲慘日子。在朋友和弟妹們的幫忙下，阿翰在市區裡開了這家機車店。雖然日子很是忙碌，除了店面，還要照顧母

親、老婆，以及肚裡的孩子，但至少不用再擔心吃穿，也不用擔心債主找上門。

「魔君看招，純陽真劍！」一峰喊道，一股無上劍氣刺向教主心門，教主雖用雙掌護住心門，但鋒利的紫凰劍伴隨純陽至上的真氣，刺穿教主雙掌和心門。

「怎麼可……」教主話沒說完便斷氣。

「父親、師弟、泉哥！我一峰終於報仇雪恨！」一峰一腳踩著教主屍體，朝著落日大喊道，雙眼的熱淚止不住地落下。

一年後，一峰於八雲山重新建立仙蓮派。